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二〇二二年版)公示

首次标注数字职业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 (记者赵兵、李心萍)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大典)。

此次大典修订,遵循客观性、科学性、创新性原则,对2015年版大典确立的8个大类总体结构不作调整,对社会各方面反映的意见建议,秉承求真务实、理性实证的科学精神研究论证,写实性描述各职业(工种)的具体内容,优化更新大典信息描述,以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实际业态变化。

新版大典的一个亮点,就是首次标注了数字职业(标注为S)。数字职业是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视角,围绕数字语言表达、数字信息传输、数字内容生产三个维度及相关指标综合论证得出。

职业分类作为制定职业标准的依据,是开展职业教育和人才评价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此次新版大典特别是新增职业的发布,对于增强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促进就业创业、引领职业教育和培训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新版大典经公示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将正式颁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定或修订相关职业标准,同时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新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指导培训机构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开展培训。

水利部印发方案 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 重点关注三类河湖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 (记者王浩)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2—2025年)》,全面部署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聚焦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干涸两大问题,从各地的母亲河做起,锚定“让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用导向,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分级负责,一河(湖)一策,复苏河湖生态环境,让河流流动起来,把湖泊恢复起来,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本次行动所指母亲河是与国家民族以及省市县沿河区域人民世代繁衍生息息息相关,对所在流域区域地貌发育演化、生态系统演变、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构建、人类文明孕育、文化传承和民族象征等起到重大作用的河流湖泊。

水利部将组织全面排查断流河流、萎缩干涸湖泊的情况,分析河湖生态环境修复的紧迫性和可行性,进一步确定2022—2025年母亲河复苏行动河湖名单,组织编制并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一河(湖)一策”方案,通过优化配置水资源,恢复河湖良好连通性,恢复湖泊水面面积,修复受损的河湖生态系统,确保实施一条、见效一条。

母亲河复苏行动重点关注三类河湖,一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河湖;二是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母亲河,在本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中地位突出,对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或发挥重要影响的河湖;三是水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修复措施合理、可操作性强、修复效果显著的河湖。

到2025年 城镇新建建筑将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 (记者丁怡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2025年,我国城镇新建建筑将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30%以上,新建政府投资公益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全部达到一星级以上。2030年前,城乡建设领域碳排放达到峰值。城乡建设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基本扭转。城乡建设是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城乡建设领域碳排放量及其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比例均将进一步提高。

《方案》提到,开展绿色低碳社区建设。按照《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标准(试行)》配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到203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完整居住社区覆盖率提高到60%以上。通过步行和骑行网络串联若干个居住社区,构建15分钟生活圈。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实施30年以上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加强供热管网保温材料更换,推进供热站、管网智能化改造,到2030年城市供热管网热损失比2020年下降5个百分点。

《方案》还提出,优化城市建设用能结构。推进建筑太阳能光伏一体化建设,到2025年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50%。推进绿色低碳建造。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广钢结构住宅,到2030年装配式建筑占当年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40%。

本版责编:唐露薇 尹育华 卢涛

一线调研

核心阅读

江苏泰兴黄桥镇,被誉为提琴小镇。60年前,这里为上海的制琴企业提供配件;如今,它成为亮丽名片蜚声国际。一个甲子,这里诞生了大工匠、大企业、大情怀,也滋养了小学徒、小生意、小故事。走进黄桥,能看到中国人顽强向上的拼搏精神,也能管窥特色小镇经济转型发展的脉络。

艺完成其他工序,上漆调弦,进入市场就成了受追捧的高端琴。根据销售数据,2001年以前,欧美市场是提琴消费主体,中国买提琴、学提琴的人数不多。2001年以后,中国学琴潮不断升温。当我们忙着打开国外市场,国外却来打开中国市场了。所不同的是,我们卖出去的是百元、千元的学习琴,别人卖进来的,却是上万元的高端琴。

2010年,在一场中国国际提琴制作大赛上,黄桥人很直观地被刺激了。同等用料,同等工艺,黄桥的琴只卖1000多元,进口琴则2000多欧元起步,合1.8万元人民币。

吴建新是黄桥琴艺公司的董事长,一开始给琴厂提供配件,后来经营一家整琴厂。他认为学习琴和演奏琴本就不同。演奏像艺术品,价高而量少;学习琴是商品,利薄但量大。“要守住份额,这才是市场的大头。应该建立品牌价值,逐渐向中高端进发。”因此,他每年认真做两万多把琴,控制数量,确保品质,逐渐在英美国家建立了稳定的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徐小峰是年轻工匠的代表,他认为要立起好琴的标杆,不能只打价格战。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桥人,他从小熟识提琴的每个部件。退伍后,这位安静的年轻人走上了制琴求学的路。他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10多年历练,他在业内积攒起名声,斩获不少制琴大赛奖项,他制作的琴每把卖出十几万元的价格。

拿起徐小峰做的琴,曲线细腻,弯角稳重,琴身油光精致,上漆如透亮的琥珀,如同一件优雅的艺术品。

如果他去国外或国内一线城市,开工作室,修古董、主打高端线路,应该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但他还是选择回黄桥,这里的产业正完成代际交接。

黄桥正努力成为一座“爱乐之城”。有的饭店,大堂经理、服务员一换衣服就能组起一支小乐队。街头,常有人拿起提琴、吉他的露上一手。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每年6月21日,中国“国际乐器演奏日”的主会场都放在黄桥。这项活动1982年起源于法国,今年已是进入中国的第七个年头。每到这时,许多黄桥人操起各式乐器,在古镇、在闹市、在湖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一道,尽情演奏。7年来,这天成了黄桥的节日。

6月中旬开始,黄桥老老少少,都忙着筹备这场属于他们的盛宴。在凤灵集团,新任负责人李晓晨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音乐就是未来的刚需。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乐器像家具一样必不可少,越来越多人享受音乐。”

虽然市场份额还在,但人工成本正在上升。近些年,黄桥装备制造、生物制造、新型电池制造等产业纷纷崛起。相比之下,制琴吃苦不少,利润不高,对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好在制琴业数控技术兴起,可以替代不少人工,但如何把材料运用到恰到好处,却是机器的短板,只能靠工匠的经验和才华。市场在分化,工作室兴起,电商销售联接起国内外市场……新一代黄桥人面

从提供配件到生产世界超半数小提琴,从发展经济到浸润文化,江苏泰兴黄桥镇

提琴小镇,旋律悠扬六十载

本报记者 王汉超 白光迪



的琴,但在展销会上没拿出手——国外厂商做的琴怎么那么好!李书买了德国琴、日本琴、韩国琴带回来,拿给全厂职工看,让各车间对标学习。

当他再度参会,已对各家所长了然于胸。李书拿着自己的琴,一家家推销。他给出的价格令人震惊——15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百余元,自己还留有三四成利润。这次亮相,黄桥提琴给世界乐器市场留下深刻印象。

1995年春节前,美国AXL乐器公司要参加世界乐器博览会,95种样品必须在两个月内出样。正常要3个月的工作,黄桥的制琴师傅们加班加点,硬是用53天赶工出货。感动不已的客商主动注资,双方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作打通了销售渠道,凤灵一半的产量通过AXL销往欧美,而国际流行的行业标准,则通过AXL被带到了凤灵。由此,凤灵成了黄桥制琴业的“黄埔军校”,成就了一群农民的传奇。靠着质优价廉,黄桥提琴一路乘风破浪,横扫全球。

在生产规模巅峰,凤灵有多达1100多名员工,一年生产了30多万把小提琴。黄桥镇60多位制琴厂厂长出自凤灵。全镇每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全国总产量的70%,占全球总产量半数以上。还有英国企业不远万里,到黄桥建立提琴厂。

2007年,有外媒描述了小镇的产业:由于采用流水线生产并拥有熟练工人,他们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产品,把很多外国企业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铃木提琴厂是日本百年企业,账上都没钱支取。

李书辗转找到上海提琴厂,希望能拿到做整琴的活儿。他历数当时小提琴制作的184道工序,算材料、算工资,告诉对方,“我做一把琴的成本是你的1/3”。

没做过整琴,但李书心里不虚。只要有出路,黄桥农民吃得苦,学得了手艺。

上海提琴厂被他们的诚意所打动,1985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正式成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并签下10年合约。

外面的市场真大。当年,厂子销售收入就达到200多万元,利润30多万元。每到招工的时候,当地农民就像赶集一样汇集而来。被选中的人可谓百里挑一,令人羡慕。随着产业旺起来,当地农民的腰包也鼓起来。

就制造工艺而言,提琴是非常复杂的乐器。黄桥农民有韧劲,在与上海提琴厂合作期间,一点一点消化、吸收着制琴技术,积蓄着力量。他们把制琴拆分成多道工序,分头练到精熟。那段时间,时常能看到,在工厂里,他们刨板、削边、上胶、刷漆,兢兢业业;回到家,晚上唠嗑、看电视,手里也不停活。

1995年,黄桥这家小小的琴厂振翅单飞,恰好赶上乡镇企业蓬勃生长的年代。当年,他们就独立做出了6万多把提琴,一下超越了位于上海、广州的“头雁”,成了全国第一。

高潮

每年生产80多万把小提琴,占国内总产量70%,占全球总产量超半数

提琴是洋乐器。新中国之初,需求不大,能生产的厂子也不多。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营口等地布局提琴厂。随着市场化大潮涌动,民间琴厂逐渐代替了老厂,目光也逐渐聚往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1992年,李书跟着原轻工业部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了国际乐器展销会。他带了把自己厂里做

变奏

曾经困于低端市场、人工成本上升,新一代黄桥人补齐短板,转型升级

业,曾是全球销量冠军。他们到凤灵参观,李书毫无保留,让他们“随便看”。这里没有什么商业机密,只有一群最勤奋的工人。日本客人们心服口服,同样成本,同等劳动强度,“只有中国做得到”。

往事如烟,在夜以继日的全球竞争中,不少提琴厂商都难以继,黄桥提琴小镇却屹立不倒。李书很感慨,“幸福是奋斗来的,一切成绩是干出来的!”



图①:制琴师吕官宝展示雕花琴。

图②:江苏凤灵集团工人在打磨小提琴白坯。

黄建国摄(影像中国) 制图:张芳曼